

一个用天真、浪漫的心勾画出的妙趣横生的世界

昆虫记

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
科学百科经典



[法]法布尔 著 宣百 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用天真、浪漫的心勾画出的妙趣横生的世界

昆虫记

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
科学百科经典



[法]法布尔 著 宣百 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著 ; 宣百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88-8054-0

I. ①昆… II. ①法… ②宣… III. ①昆虫学 - 普及
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5359 号

昆虫记

KUNCHONGJI

作 者 (法) 法布尔

译 者 宣 百

责任编辑 杨晓杰 宋秋颖

封面设计 赵雪莹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8054-0/Z · 1219

定 价 21.9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我的工作和我的实验室 / 1
绿色蝾螈儿——凶猛的夜间女杀手 / 7
大孔雀蝶——执着的追求者 / 13
螳螂——残暴的嗜肉魔鬼 / 23
红蚂蚁——神奇的记忆高手 / 41
豌豆象——巧夺天工的雕刻家 / 49
花金龟——玫瑰花的瞌睡虫 / 59
蝉——勤勉的歌唱家 / 69
蝗虫——蜕变的美丽 / 77
胡蜂——又聪明又愚蠢的家伙 / 89
金腰蜂——水泥匠 / 101
蜣螂——古埃及的圣甲虫 / 111
天牛——幼虫的神奇 / 119
蟋蟀——建筑与音乐天才 / 127
萤火虫——飞舞的灯光 / 139
绿蝇——大自然的殡葬工 / 147
狼蛛——洞穴里的隐士 / 157
迷宫蛛——织网高手 / 175
芜菁——疯狂的求爱者 / 183



我的工作和我的实验室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才能和天赋。有时候,这些天赋似乎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但若想追溯其源头,却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有一个牧童,终日以数小石子并计算其总数为乐趣,他长大后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计算高手,并最终成为数学教授。还有一个小孩儿,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在玩闹的时候,他却没有参与其中,而是整日在幻想中聆听一种乐器的声音,那是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的秘密音乐会——这说明这个孩子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第三个孩子,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或许他在吃面包时,还会不小心把果酱蹭到脸上,可他却有着独特的爱好——喜欢把黏土雕塑成各种形态的小模型,幸运的话,这个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成为一位著名的雕刻家。

我知道,背后议论别人的事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但或许大家能允许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研究进行一番介绍。

我在童年时,就对自然界的事物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如果你认为我对观察植物和昆虫的这种热爱是继承自我的祖辈,那简直太可笑了,因为我的祖辈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他们只知道关心自己养的牛和羊。在我的祖父辈中,只有一个人翻过书本儿,但他根本不确定自己的拼写是否正确。至于说到我曾经受过什么专门训练,那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从来没有老师或引领者教导过我,我甚至没有可阅读的书籍。事实上,我只是朝着心中的一个目标前进——将来能在昆虫史上添加几页我自己的见解。

回首当年,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童,那时我刚开始学习字母,然而,对于当时所抱有的勇气和决心,我至今都感到非常骄傲。每当我想起第一次去寻找鸟巢和第一次去采蘑菇时的情景,心里总有种难以言表的喜悦。

记得有一天,我去爬一座小山,因为在山顶上有一片很早就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树林。从我家的小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见这些树木顶天而立,在风中摇摆,在雪里弯腰,我早就想走近它们去看看了。但这野草丛生的山坡很陡峭,就像房顶一样,我不得不缓慢而艰难地攀缘,而我的双腿又

太短，所以这次我爬了很长时间。

突然，在我的脚下，一只可爱的小鸟从一块大石头下的藏身处飞了出来。我立刻发现了它的巢，是用干草和羽毛做成的，里面还排列着六个鸟蛋。这些蛋呈现出美丽的天蓝色，还闪着光。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鸟巢，也是小鸟们带给我的第一份快乐。我高兴极了，于是趴在草地上，开始仔细地观察。

与此同时，鸟妈妈却焦急地在石头上空飞来飞去，还“塔克！塔克！”地叫着，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样子。当时我的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它为什么那么痛苦。我心里暗自计划着，先带回去一只蓝色的鸟蛋作为纪念品，两周以后再来，趁幼鸟还不会飞时，将它们全部带走。幸运的是，当我把蓝色鸟蛋放在青苔上小心翼翼地带回家时，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位牧师。

他说：“呀！这是一个萨克锡柯拉的蛋！你在哪儿捡到的？”

于是我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我还打算以后回去拿走其余的蛋，”我说，“不过要等到幼鸟们长出羽毛的时候。”

“不，你不能那样做！”牧师叫了起来，“你不能这么残忍，去抢夺那可怜的母鸟的孩子！答应我，以后别再碰那个鸟巢了，从现在起，你要做一个懂事的乖孩子。”

从这番谈话中，我懂得了两件事：第一，抢夺鸟蛋是件残忍的事；第二，鸟兽同人类一样，也有自己的名字。

于是我自问道：“树林里和草原上，有许多我的朋友，它们都叫什么名字呢？萨克锡柯拉又是什么意思呢？”几年后，我知道了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岩石中的居住者，而那种下蓝色蛋的鸟叫作石鸟。

有一条小溪自村边蜿蜒而过，小溪旁生长着一片低矮的山毛榉树，树干光滑而笔直，就像柱子一样，树下则长满了青苔。就是在这片树林里，我第一次采到了蘑菇。当我第一眼瞥见它们时，觉得它们很像流浪的母鸡下在青苔上的蛋。蘑菇的种类繁多，形状不一，颜色也各不相同。有的形状像钟状物，有的像灯泡，有的像破碎的茶杯，流出像牛奶一样的泪水。还有些蘑菇在被我踩到时，它们就会变成蓝颜色。其中，有一种罕见的蘑菇，长得像梨一样，在它们的顶端有一个圆孔，像是烟筒，我用手指在下面一戳，那个烟筒就会冒出一股烟来。我装了满满一口袋，想起来的时候就去戳它们，直到它们最终缩成一种像火绒一样的东西。

在这之后，我来过这片令人愉快的树林几次。我在乌鸦的陪伴下，学

习真菌学的基础功课,我只想说,通过这种采集所得到的一切,是待在屋里所不能获得的。

通过一边观察自然一边做实验的方法,我几乎掌握了所有功课。事实上,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两门功课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一种是解剖学,一种是化学。

第一种我是从造诣很深的自然科学家摩根·斯东那里习得的,他教我如何在盛满水的盆中观察蜗牛的习性。这门功课的时间很短,但我却受益匪浅。

我初次学习化学时,运气就比较差。在一次实验中,玻璃容器突然爆炸,结果很多同学都受了伤,其中一人差点儿双目失明,老师的衣服也被烧得残破不堪,教室的墙上溅满了污点。后来,当我再次回到那间教室时,我已经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了,而墙上的污点仍清晰可见。那次意外至少让我学到了一件事,以后每当我做实验时,我总是让我的同学们离得远一点儿。

我一直都怀有一个宏大的愿望,就是在野外建立一个实验室,可对于一个不得不担心生计问题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四十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梦想:能拥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然后在土地的四周围起栅栏,使它不受任何人的干扰——一块荒无人烟、太阳曝晒、蓟草丛生但却是黄蜂和蜜蜂钟爱的土地,没有人来打扰,我只和猎蜂手以及我的其他朋友们交谈;当然,这种艰难的对话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进行;那里也没有浪费我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长途跋涉或远足,我可以随时去观察我的昆虫。

后来,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在一个小村落的幽静之处,我得到了一小块土地。这是一个荒石园——这个名字是我们给普罗旺斯(注:法国东南部一地区)的一块不能耕种且多卵石的土地起的,除了百里香,几乎没有植物能够在那里生长。那块土地非常贫瘠,根本不值得去耕耘;不过到了春天,雨后会长出一些小草,那时就会有羊群从那里走过。

然而,在我自己专有的这个荒石园里,却有一些掺杂石子的红土,并且曾被粗糙地耕种过。有人告诉我,这块地以前种过葡萄,于是我心里有些悲伤,因为原来的植物已经用三脚叉铲除掉了,所以现在的这块土地上既没有百里香,也没有熏衣草,甚至连一块矮橡树的根茎都没有了。对于我来说,这些植物的用途很大,它们可以用来做黄蜂和蜜蜂的猎场,因此

我不得不重新种植。

不过,这里长满了杂草:红顶草、多刺的矢车菊以及生命力极强的西班牙万年青——那是一种开满橘黄色花朵,并且带有像钉子一样坚硬的花刺的植物。在这些杂草上面,长着一层伊利里亚的棉蓟,它那笔直孤傲的茎有时能长到六英尺高,而且末梢还开着粉红色的大花簇,但它全身都带有小刺,武装得很好,使得采摘人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好。在它们当中也长了一些黑色矢车菊,还有一排排悬钩子,绿色的果实爬满一地。如果你不穿上高筒靴就来参观这片多刺的灌木丛,那你就为你的粗心受到惩罚了。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得来的属于自己的伊甸园!

在我的这个稀奇而又荒凉的乐园,是无数蜜蜂和黄蜂快乐的猎场,我从来没有在某个地方看见过这么多昆虫。所有的交易都以这块土地为中心,猎取各种野味的猎人、泥土匠、织布工人、切叶者、纸板制造者、拌泥灰的石膏师、钻木头的木匠、挖掘地下隧道的矿工,以及金箔匠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于此。

看!这里有一种会缝纫的蜜蜂。它把开着黄花的矢车菊那网状的花茎剥开,用嘴吸出了一团东西,然后骄傲地用下颚或喉咙带走,它要秘密地把采来的这团东西变成储藏花蜜和卵的棉包。这里还有切叶蜂,它们带着身躯下面那黑色、白色或者血红色的切割刷,打算到邻近的灌木丛中,把叶子切成椭圆形的小碎片来包裹它们的收获。还有穿着黑丝绒衣的泥蜂,它们通常与水泥和沙砾打交道,在这个荒石园里,我们很容易在石头上发现它们石工术的样本。另外,还有许多种野蜂,第一种野蜂把蜂窝建在空蜗牛壳的盘梯里;第二种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枯的悬钩子的木髓里;第三种把干芦苇当成路线;而第四种则免费住在泥蜂的空隧道中。这里还有带触角的蜜蜂,或者后腿上长着刷子的蜜蜂,这些都是用来切割叶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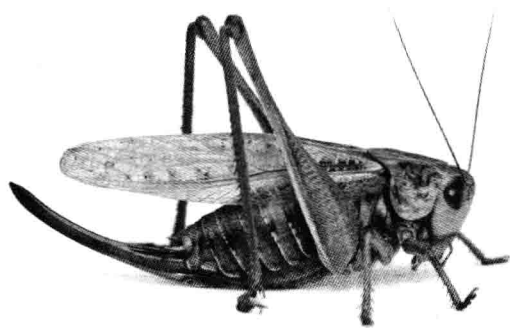
当建筑工人为我的荒石园修建墙壁时,石子和细沙被堆得到处都是,不久许多居民就把它们霸占了。泥蜂把石头的缝隙当作睡眠的地方。当凶悍的蜥蜴压到它们的“居所”时,它们就会飞出来去攻击其他动物;有时,它们会挑选一个洞穴,埋伏在那里等着路过的圣甲虫。黑耳毛的鸫鸟披着黑白相间的衣裳蹲坐在石头上,好似一位修道士,嘴里还不停地哼唱着旋律简单的歌曲。它那盛装着天蓝色鸟蛋的鸟巢,一定藏在石堆的某个地方,当石头被人搬动的时候,那些小修道士自然也一块儿被移开了。我为

它们感到惋惜,因为它们是最可爱的邻居。至于那个蜥蜴,我心里对它则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

在沙土堆里隐藏着掘土蜂和猎蜂的群落,可令我悲伤的是,它们后来被建筑工人赶走了。但仍然有几只猎手留了下来,它们忙碌地寻找着小毛虫。还有一种体形很大的黄蜂,竟然有勇气去捕捉狼蛛。有许多这种强大有力的蜘蛛,在荒石园里它们有自己的洞穴,你在洞口能看到它们的眼睛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在炎热的夏日午后,你还能看到悍蚁,排着长长的军队离开军营,向着远方前进,去捕获它们的猎物。

此外,屋子附近的灌木丛里住满了各种鸟雀:刺嘴莺、金翅鸟、麻雀、猫头鹰。屋子旁边的小池塘也很受青蛙的欢迎,到了5月,它们就会组成管弦乐队,奏出震耳欲聋的乐音。在这些居民当中,最勇敢的要数黄蜂了,它们竟然未经允许就霸占了我的屋子。在我的屋门口,则住着白腰蜂,每当我走进屋子时,都十分小心,以免踩到它们,破坏它们开矿的工作。在密封的窗户里,红切叶蜂在沙石墙上筑起了土巢,而我在窗框上不小心留下的小孔则成了它们的蔽护所。在百叶窗的边线上,几只离群的泥蜂筑起了蜂巢。午饭的时候,胡蜂就会翩然来访,它们的目的,显然是想看看我的葡萄是否成熟了。

这就是我的伙伴。我亲爱的小动物们,我从前和近来所熟识的朋友们,它们全都住在这里,每天都要猎食、建筑窝巢、养活它们的家族。假如我愿意的话,我应该搬到离我最近的山上去住,因为那里到处生长着野草莓树、岩蔷薇和石楠花,是黄蜂与蜜蜂最喜欢的聚集场所。这就是我从城镇来到乡村,来到赛里尼昂除草和灌溉莴苣的原因。



绿色蝈蝈儿

凶猛的夜间女杀手

现在是7月中旬,气象学中所说的“三伏天”才刚刚开始,但实际上,这炎热的夏季已经比日历中指定的日子提前到来了,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持续高温,令人无法忍受。

今晚,村庄里正在庆祝节日(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当孩子们围着篝火欢乐地蹦跳时,当火光映射在教堂的尖塔上时,当鼓声随着烟花的绽放庄严地响起时,我独自一人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呼吸着夜里9点那微凉的空气,聆听着田野里欢乐的音乐会。这在收获季节奏响的音乐会要比此时村庄广场上用火药、火把、纸灯笼以及烈酒庆祝的节日更为盛大。它具有有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恬静而又富有力量。

夜已深,蝉不再鸣叫。白天它们享尽了阳光,沉湎于交响乐中,在晚上也该休息了,但它们的休息常常被打搅。在悬铃树那茂密的树枝里,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这是正在休息的蝉被夜间的女杀手绿色蝈蝈儿逮住后发出的绝望哀号。蝈蝈儿向猎物扑去,紧紧地夹住对方的身体,然后将它的腹部洗劫一空。一首狂欢曲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血腥屠杀。

此时,那只被开膛的蝉还在挣扎,而悬铃树上的音乐会仍在继续,只是此刻已经换成了管弦乐。现在该是夜晚的表演者上场的时候了。就在这绿色的矮树丛中——屠杀场地的附近,任何一只灵敏的耳朵都可以听到蝈蝈儿的哼哼声,这与手纺车发出的响声很相似,声音非常微弱,又像是干瘪的薄膜相互摩擦时发出的隐约的沙沙声。在这沉闷的低音中,时而夹杂着急促且尖锐的响声,仿佛金属碰撞般清脆——这便是蝈蝈儿弹奏的曲调,曲与曲之间有一小段间歇,此外还有伴奏。

但尽管如此,这个音乐会仍不算圆满,事实上很糟糕,即使在我耳边有十多只蝈蝈一起演奏,它们的曲子中仍然缺少强度。我的老耳膜并不总能捕捉到这微弱的声音,我所能听到的只是一种非常甜美、与夜晚的寂静十分协调的声音。

不过,你永远也比不上你那个敲铃铛的邻居——小蟾蜍。当你在悬铃树上鸣唱时,它则在树根的周围叮当作响。它是最小的两栖类动物,也是

在远征中最敢于冒险的勇士。当夜幕降临,我在花园中漫步沉思时,经常能遇到这种铃蟾。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夜晚,我周围就有十多只铃蟾在唱歌,而且一只比一只唱得响亮。

在这个7月薄暮演唱会所有的歌手中,可以与铃蟾悦耳的歌声相媲美的只有一位,那就是小角枭,一种在夜间出没的肉食鸟类,面貌清秀,长着一对圆圆的金黄色的眼睛。它的歌声很单调,但却格外响亮,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这歌声充斥着整个夜空。

此刻,落在广场中悬铃树上的一只鸟被人们的欢呼声吓跑了,于是,它来请求我接待它。我听到它在附近的一棵柏树的树梢上歌唱,它那独特的抒情曲把蝈蝈儿和铃蟾的管弦乐都打乱了。

时而,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好似猫叫的声音,与这柔和的曲调遥相呼应。那是一种爱思考的枭——普通猫头鹰求偶的呼喊声。它在橄榄树的树洞里隐藏了一整天后,便在这夜幕降临之时吟唱起来。它气宇轩昂地从附近的某个地方飞到我园子里的老松树上,把它那刺耳的猫叫般的声音混入田野的音乐中,不过由于距离远的缘故,这声音比较微弱。

在这一片吵闹声中,绿色蝈蝈儿的叫声小得几乎听不清,只有在四周都很安静时,我才能听到它那一阵阵微弱的叫声。它的发音器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带刮板的扬琴,而那些得天独厚者则有可以产生震动气流的风箱和肺脏,它们之间根本不能比较——还是让我们回到昆虫这个话题上来吧。

有一种昆虫,尽管身材较小,却装备着羊皮鼓,其演奏夜晚狂想曲的水准远远超过了蝈蝈儿——它就是身形纤细的意大利蟋蟀。它如此瘦弱,以至于你都不敢去抓它,唯恐它被捏碎。当萤火虫为了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而点亮自己蓝色的小灯笼时,它便在迷迭香灌木丛中四处演奏自己的乐曲。这个纤弱的乐器演奏家,主要是依靠它那对像云母一样闪闪发亮、单薄而宽大的翅膀来表演的;借助这对干瘪的翅膀,它的声音响亮得可以淹没铃蟾的赋格曲(注:音乐中一种多韵律乐曲)。

如果要选择优秀的代表,那么这几位就是今晚音乐会中最主要的表演者:独奏悲曲的角枭,弹奏鸣曲的铃蟾,拉小提琴的意大利蟋蟀,敲击三角钢扇的绿色蝈蝈儿。它们为太阳的节日而欢庆,歌唱着生活的美好。

我们不要过于沉浸在欢度国庆的气氛中了,还是做个渴望从昆虫的私生活中得到知识的博物学家吧。在我家附近,绿色蝈蝈儿并不多见。去年,我打算对这种昆虫研究一番,可我却一只也没有捉到,我只好向热心

的护林人求助，后来他送给我一对拉嘉德高原上的绿色蝈蝈儿——那儿属于高寒地区，只有山毛榉能在那里生长。

捉摸不定的命运偶尔也会向坚持不懈者点头微笑。去年我一只也找不到的蝈蝈儿在今年夏天却随处可见，我不用走出我那狭窄的院子就能捉到，而且想捉多少就有多少。夜晚，我能听到它们在绿色的灌木丛中快乐地鸣叫。让我们好好珍惜这意料之外的收获吧，或许以后再也遇不到了。

刚近6月份，我便抓了很多对蝈蝈儿，并把它们安置在一个陶质的盘子里，在底部铺了一层细沙，上面用金属网罩着。蝈蝈儿的确是一种很漂亮的昆虫，浑身嫩绿，侧面还有两条白色的丝带，身材优美、苗条、匀称，加上那两片纤薄的大翼，使它成为了蚱蜢类昆虫中最为优雅端庄的种类。它们能教会我什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目前，最要紧的是先喂养它们。

我为这些囚犯提供了莴苣叶，它们虽然动口去吃，却吃得很少，看起来并不喜欢我准备的食物；但很快我便明白了，原来我正在和一些不太忠诚的素食者打交道。它们或许还想吃些其他的東西，很显然，它们是肉食动物。但它们喜欢吃什么肉食呢？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了答案。

有一天清晨，我在门口散步，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同时，从我身边的一棵悬铃树上掉下来一个东西。我赶忙跑上前去，看见一只蝈蝈正在啄食一只拼命挣扎的蝉的腹部。这个受害者叫喊着，用力地扇动着翅膀，但一切都是徒然的，对方并没有放开它，而是把头伸进它的肚子深处，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内脏拽出来吃掉了。

我知道了，原来这场战斗是大清早先发生在树上的。当时蝉还在熟睡，却被躲在一旁的蝈蝈儿咬了一口，可怜的蝉吓得一激灵，于是进攻者和被进攻者一同从树上掉了下来。从那以后，我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屠杀。

我甚至看到蝈蝈儿非常勇敢地纵身追捕蝉，而蝉则惊慌失措地飞起逃窜。这情景与雀鹰在空中追捕燕子一样，不过那种肉食鸟类要比昆虫卑劣，因为它攻击比自己弱小的动物。而蝈蝈儿则相反，常常向比自己强壮有力的庞然大物进攻。然而，这种身材大小悬殊的肉搏战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蝈蝈儿那对有力的大颚上面长着锋利的老虎钳，能轻易地把它的俘虏开膛破肚，所以它很少战败；而蝉则没有任何武器，只能一边呼喊一边挣扎。

捕猎的关键是要把猎物牢牢地抓住——在夜里，蝉半睡半醒的时候，蝈蝈儿要做到这点并不难。任何一只蝉只要被那些在夜里巡逻的凶猛的蝈蝈儿遇到，都将悲惨地死去。正因如此，在深夜，当所有的铙钹音都停止

很长时间后，常常会突然从树上传来一阵似乎很不合时宜的悲鸣声，那一定又是身穿嫩绿色衣裳的女杀手猛地把酣睡中的蝉逮住了。

我终于找到网罩里这些寄膳宿者喜爱的菜肴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可以用蝉来喂养它们了。它们果然很喜欢吃这道菜，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里，网罩里到处都是蝉肉被吃光后所剩下的头骨和胸骨，还有扯下来的羽翼和断肢，只有肚子上的内脏被全部吃光了——这是蝲蛄儿最喜欢吃的部位，虽然肉不多，但却很美味，因为这里面储存着蝉从嫩枝里吸取的糖浆甜汁。那么，是不是由于这种甜食才使得蝉的肚子比其他部位更受欢迎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事实上，为了使蝲蛄儿的食物更多样化，我后来决定为它们提供一些香甜的水果，比如梨片、葡萄粒、西瓜块，果然，它们很喜欢吃这些食物。绿色蝲蛄儿就像英国人一样，对夹有果冻甜品的嫩肉情有独钟，这或许就是它捕到蝉之后最先品尝肚子的原因，因为里面既有鲜肉又有甜品。

但蝲蛄儿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吃到带甜味的蝉肉的。在北部地区，大量繁殖的绿色蝲蛄儿根本找不到这种美味，所以它们肯定还吃些别的食物。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给它们吃鳃角金龟——这种虫子在春天与夏天一样多。蝲蛄儿们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除了坚硬的鞘翅、头和爪外，其他的身体部位全被吃掉了。喂给它们漂亮且多肉的松树鳃角金龟，结果也是一样，第二天我就发现这肥美的食物已被这群屠宰者取出了内脏。

我们从这些例子中了解到了许多事情，比如，蝲蛄儿很喜欢吃昆虫，尤其是那些身上没有坚硬的胸甲保护的昆虫。它的这种口味能说明它属于肉食类昆虫，但它并不像修女螳螂那样除了肉食，其他的食物一概不吃。蝉的屠夫偶尔也会吃些植物来调换口味，在饱餐一顿鲜肉之后，它就会吃一些甜果浆，在没有美食的情况下，它甚至还会吃一些绿草。

另外，在蝲蛄儿中同类相食的现象极其普遍。尽管在这个金属网罩里，我没有目睹过它们像修女螳螂那样捕杀姐妹、吞食丈夫的残暴行径，但是，假如有某位虚弱者去世了，生者几乎从不放过品尝其肉体的机会。它们以缺乏食物为借口，去吞食死去的同伴。至于其他的昆虫，所有的持尖刀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嗜好，经常吞食受伤的同伴来填饱肚子。

除却这一点，网罩里的这些居住在一起的蝲蛄儿还算是和平共处。它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只是在食物上有过小争吵而已。我扔进一片梨后，一只蝲蛄儿立刻跳到上面，不断地用脚踢开任何一个试图

来享用这美食的同伴。——这种自私自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当它吃饱后，便让给另外一只蝈蝈儿，这一次该轮到这只蝈蝈儿自私了。于是，网罩里所有的蝈蝈儿都相继品尝了这一美食。当它们装满嗦囊后，使用颚尖刮擦脚底板，用沾了唾液的爪子擦擦脸和眼睛，再摆个沉思的姿势悬吊在网罩上或是躺在沙地上，怡然自得地消化着肚里的美食，然后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睡眠中，尤其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候。

到了傍晚，在日落之后，这群小生灵又开始活跃起来。9点左右，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候。它们突然跳到网罩顶上，又急忙跳下，然后再爬上去，或者忙乱地来回走动，围着圆形的网罩又跑又跳，一刻也不停歇，直到半路遇到可以啃食的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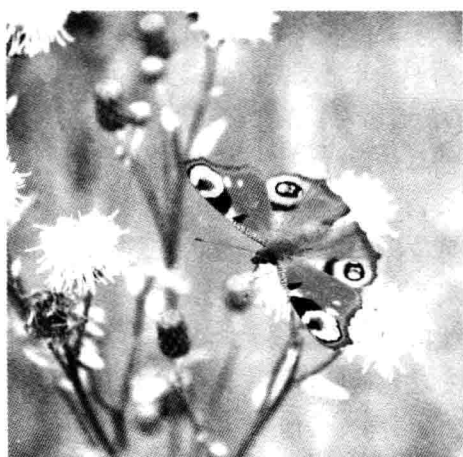
雄蝈蝈儿四处大声地鸣叫着，用触须挑逗从旁边走过的雌蝈蝈儿。未来的母亲则半举着尖刀，庄严地踱着步子。雄蝈蝈儿的这种狂热的激动和兴奋意味着交尾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是逃不过观察者的眼睛的。

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观察到的事情。我的愿望实现了，但并不完美，因为事情发生的时间太晚了，我没有看到婚礼的最后程序。交尾是后半夜或者一大清早进行的。

我看到的只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婚礼前奏。这对恋人面对面站着，几乎脸碰着脸，用柔软的触须长时间地相互触摸着、探寻着，就像两个击剑手挥舞着手中的花剑而不伤害对方一样。雄蝈蝈儿偶尔鸣叫几声，短暂地弹几下琴弓，然后就不作声了，或许是觉得雌蝈蝈儿很难征服，于是就此停止了。深夜11点的钟声敲响了，但是这爱情的表白还没有结束，很遗憾，我实在太困了，便放弃了观看这对夫妻交尾。

第二天清早，雌蝈蝈儿的产卵器下面悬挂着一个奇怪的乳白色包囊，像豌豆一样大，被分成一些蛋形的小泡，依稀可见。当雌蝈蝈儿走路时，这个包囊就蹭到了地上，被黏湿的沙粒弄脏了。而后，雌蝈蝈儿便把这受精的包囊当成了盛宴，它慢慢地将里面的东西挤出，然后一口一口地吃起来，并将这黏乎乎的东西咀嚼了很长时间，最后把它整个吞了下去。不到半天的工夫，这乳白色的包囊就被吃得一干二净。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宴肯定是从另一个行星上引进的，因为这与地球上的习俗差别太大了。蚱蜢类昆虫这一奇异的种族，是陆地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像蜈蚣和章鱼一样，都是古代习俗残存的代表，把有关远古时期奇特的繁殖行为的珍贵记忆传达给了我们。



大孔雀蝶

执着的追求者